



编者的话

对于青年，传承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它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期许，更让我们在当下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和行动。本期4篇作品的作者均为00后，他们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传承的理解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（v_zhou@sina.com）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五月

月上情书(科幻小说)

史雨昂(21岁)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学生

“亲爱的刘帆，我还是找到了你。”“你说得对，我这样虚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太空电梯升降的刺激，所以在你离开后这5年，我成为历史上因医疗急救导致太空电梯停转次数最多的人类。”

“在太空站等待中转接驳飞船的两周时间原本也是我难以忍受的。你明白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旅行的路途上，感谢这么多年以来你对我的耐心。你每次拉着我欣赏窗外风景的努力没有白费——把等待的时间用来欣赏窗外不断流动的星空，真的是件很美好的事情。你说得对，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若是只在母星上度过确实是件可惜的事情，所以请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对富有探索精神的你有什么怨恨。无论你怎样，我都会爱你，始终如一。”

“我猜你现在会让我别说这些肉麻的废话，然后询问小安过得怎样了。”

“小安已经成年，现在去外地上大学了。考的专业和你一样，每次放假回家她都会让我讲述当年你去支教时的故事，还要着重描述我们决定领养她的那几天。我也乐于回忆那段美好时光，回想你靠在我肩膀上，伸出手想要离星空更近一点的样子，我就是从那一刻起爱上你的。”

“帆，你建设的科研站已经发展成巨型的月球基地，前往火星的飞船也在研发中，月球将成为我们在宇宙中的首个立足点。就在去年，有关共同开发氦-3能源的国际协议已经签署，人类的命运在现实层面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已经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前往你所梦想的星辰大海了。”

“你带的徒弟们告诉我，当年科研站的条件很局促，纯净水只能用火箭运来，再依靠过滤系统坚持数月，也没法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现在月球基地的用水有八成已经能依靠极地冰矿供给了，采集冰块的特种钻头就是当年你提议设计的。每个地下住所还建了专用的生态温室，用生活废水进行灌注，再循环合成二氧化碳。他们说当年在科研站就想吃一口新鲜的黄瓜，而现在我每天早上都能从温室里摘取到黄瓜，而基地使用的作物种子就是从你当年带来的第一批种子中传下来的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向你道歉。我确实是有健忘症，竟然把你送给我的桃木手串忘在家里。我知道那是我们的信物，可换个思路想想，小安要对对我们有个念想，这也算是把信物留给了后代，她肯定会发现我把手串放在了何处。”

“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想揍我，但我在月球上受的苦应该足够让你消气了——我先是忘记购买补给良性细菌的胶囊，导致身体的微生物菌群紊乱，整天上吐下泻，而后又忘了给月行服补充防辐射剂，差点患上皮肤病，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该抱着你享受你对我的安慰？”

“好了，不和你说闹了，我想科研队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现在会感到自豪与欣慰，你当年的付出为新一代前往更美好的世界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。就像你经常和我讲的，有关你父母的故事，他们当年在西北建设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火箭发射基地，将你送上了月球。而你在月球建设了人类第一个科研站，让你的爱人有机会前往火星，而我也会去火星留下同你一样的故事。”

“所以，刘帆，请你不要担心，我将成为你生命的延展，实现你所有的梦想。”

“就像像之前那样靠在我的肩膀上吧，我就是你的宇宙飞船。”

刘雨安站在赤红的荒漠之上，看完50年前父亲写给他已故爱人的情书。

她想到时常健忘的父亲站在月球开拓英雄纪念碑前，因为忘记携带情书而不知所措，只能磕磕巴巴回编悼词的情景，就忍不住露出微笑，继而想起小时候和家人一起仰望漫天星空的时光。

她把两串桃木手串连同这些被遗忘在月球上的情书，一起埋在火星的英雄纪念碑旁边，而她也会成为家人生命的延展，前往更遥远的星空。他们的梦想，也将由她，以及她的下一代不断实现。

王孜轩(20岁)
山东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学生

老王在3年前因一次意外事故眼睛几乎失明。他总是握着褪了色的不锈钢杯，拄着一节黑色的长棍，摸石头过河般地敲过老房屋前长长的楼道。

街坊邻里不喜欢老王，不仅因为他敲出的声响打扰了大家，也因为他总把自己饱经风霜的脑袋凑近不锈钢杯，不时吐出一两句旁人听不懂的自创“鸟语”。

“王爷爷，你为啥总盯着缸里看？”有小孩子好奇地问老王。

“我告诉你们，我这缸里住着外星人，我正瞅他呢！”

邻里都说老王犯了癔症，只有老王自己知道——他那缸里是真有外星人，还会发光嘞！

外星人长什么样？《E.T.》中的小男孩会告诉你它长得像螳螂；《降临》中的女科学家用告诉你它长得像缺一爪的章鱼；老王则会学听起来有点别扭的方言回答你：“这外星人它就是一个球儿！”

外星人是一个球儿，一个发白光的圆球，它就住在老王的不锈钢杯里。杯子是老王和妻儿多年前看烟花大会时，儿子用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买来送给老王的礼物。这礼物老王一直捧在手心里，一捧就捧了十多年。

外星人不会说话，但会发光：高兴了就一个劲地闪，伤心了就直接罢工不亮。老王把这只外星人当自己的孩子养，只不过是养在不锈钢杯中，走到哪都带着它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儿子走后给自己添个念想。

说来也奇怪，这外星人只有老王自己能看到。老王为了研究此事特地跑了好几家市图书馆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是个天才——能看到外星人的天才。但外星人出现的原因一直令他毫无头绪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自己有个伴儿陪着本就是好事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

外星人是个有情有义的小东西。他会在老王因爆炸后遗症而头疼时焦急地闪光，在老王对他说话时发出光亮来作答，偶尔还会变换频率和高度大小给老王展示独一无二的外星灯光秀。说来也奇怪，老王的眼睛本来只能瞧个明暗，但在外星光线的照耀

为了传承

余生(科幻小说)

陈鹏飞(22岁)
武昌工学院学生

盖伦是泰坦号头等舱上120名船员中的船员，他正坐在全白墙面的医疗舱里，对面的病人是贝克，因为焦虑症，被叫来接受治疗。贝克双手握在一起不停颤抖着，看起来很像醉。

“医生，告诉我，我没有逃出去，是吗？”

“你不觉得，最近这段时间周围的一切都越来越重了，准确说应该是质量越来越大。我们当初没有达到逃逸速度，并在黑洞引力下不断接近光速。现在飞船和上面的一切因为相对论质能守恒定理，质量变大了。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相对论不是这样的，静止质量是不变的……”

盖伦讲了一大堆，但是贝克只觉得很烦躁。

“你就告诉我，我们当初是不是没有逃出去！”

盖伦拉开了窗帘，指着窗外向飞船飞行反方向消失的宇宙漂浮物，注视着贝克：“你看，我们现在不是好好地往黑洞外飞着吗？”

“我们正往外飞着。”

“对，我们正往外飞着，我们并没有被黑洞引力捕获。”

“不对不对！我们只是相对这些陨石在往外飞，这和我们有没有被黑洞捕获没有关系！”盖伦看着贝克，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，“没错，确实没什么关系。但是请相信我，泰坦号规定，我们不能欺骗头等舱船员。”

“不对不对，我记得有一条规定的优先级在这条之上！在那个情况下……那个情况？是哪个情况来着的？”贝克抱着头痛苦地思索着。“不对，你不是头等舱的人，在从黑洞逃逸前我不记得在头等舱见过你！”

“当时整个飞船都在震动，你的头在那时撞到了，记忆错乱了而已。”

“那你给我插上脑机看看！”

盖伦没办法，只能展示脖子上的脑机接口，

下却能清晰地看清周围的景象，有时甚至能清楚地瞥见远处的飞鸟。

老王和外星人的温馨生活就这么过着，直到他儿子的归来。

那天，遛弯回来的老王被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外星人吓了一跳。它从不锈钢杯中跳出，变成一人高大小并急剧地闪烁着，像是一盏紧急警示灯。老王记得，上次它变大还是在老王忘关煤气的时候。

还没等老王反应过来，身穿西装、高自己一头的儿子就沉着脸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

“爸，您在做什么？现在街坊邻居都笑话你，说您得了癔症，还叫您‘王外星人’！”

“瞎说，是他们没有眼神。那不，外星人就在这儿，你瞅瞅？”老王缩了缩脖子，噙着那把手中的不锈钢茶杯递了过去。儿子探头看向杯内，却只瞥见了老旧残破的杯底。

“爸，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您还是跟我去医院检查，然后让我带您去养老院登记入住，我给你联系了市里最好的养老院——”

“我不去！我虽然眼神不好，但好歹能自个儿照顾自己！”

“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，爸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不管你說什麼我都不会搬走的！”

“你要是能照顾好人，那年我妈就不会走了。”

儿子叹着气砸出的一句话把老王讲失了神。他本想回上几句诸如“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”“白养你十几年了”之类的经典语句，最后却只是再次缩了缩脖子，把不锈钢杯子收回来，又梗起脖子硬喊了声“滚”后，忽视儿子有些愧疚的道歉关上了房门。

晚上，躺在床上的老王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只觉得太阳穴一跳一跳地闷痛。

“小球啊，你在不？”

圆球从杯中钻出来闪了一下，示意自己在听。

“他们都说是我想出来的，瞎搞！你肯定是真的呀！”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并且进行链接。他拿起插头对着自己脖子后面捣鼓，看起来并不顺利。——把他格式化吧。——不行，再等等。“咔嚓”一声，接口和插头连上了。“可以了吧。”盖伦说。

贝克看着半天都没有显示的屏幕，说：“为什么没有显示连接成功？”——把他格式化吧。——再等等。“可能是机器有点故障。”盖伦回答。

“可是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”贝克问。——把他格式化吧。“可能刚才碰巧坏了。”盖伦说。——不行。

“要不拔出来，让我连接看看。”“都说了不行！”一不小心，盖伦说出了声。“什么？”贝克有些怀疑了。

盖伦想解释，但感觉不对劲的贝克直接扑了上去，想去看他的接口。盖伦想阻止他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由于盖伦脖子上还连接着机口，不能离开座椅，渐渐被贝克压制，眼看就要碰到接口处了。

——我把他格式化了。

贝克突然失去了意识，整个人瘫软下来。……

盖伦检查了一下贝克的身体，然后告诉他，在逃离黑洞引力的过程中，他的头被撞到了，记忆有一点混乱，回去休息几天就行。之后，盖伦陆续检查了头等舱全部人员的身體，一直忙了12个小时才送走第120名头等舱船员。盖伦关上了医疗舱舱门，在舱门上的屏幕上亮起“休息”后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“我都说了，再等等。”

——已经不能再等了，而且距离上次格式化已经一年多了，再不格式化，就会露馅了。

“现在还没出现大面积的问题，只有盖伦一个人，如果不是你烦我，我早就解决了。”

——你也知道接近光速的过程中，基础粒子性质会变化，他们注定会逐渐虚弱，当变化大到一定

圆球又闪了几下，表示赞同。

“你也看见了，我儿子简直就是个逆子！别闹，这我能骂你不能骂！唉……但这也怪不得他，怪我。他说得对，是我照顾不周害死了他娘。”

一行泪从老王的眼角流了下来，圆球凑过去用光轻轻扫过老王的脸颊。

“我这个人没啥别的爱好，就是特别喜欢烟花，那些不合规的但好看的我也爱放，儿子劝了我很多次也没听。3年前，我搞到了一箱稀有的白色礼花，瞒着他带着他娘跑去郊区放，烟花却突然炸了。我成了瞎子，他娘……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他小时候一家人去看烟花大会的场景。无数烟花聚成一个大球，儿子和他儿他娘围着我，我喜滋滋地握着那个不锈钢杯——呃——”

老王的话戛然而止。他先是剧烈地抽咽，随后口吐白沫、僵直在床上……

据把老王送到医院的邻居说，他们是在看到进出的白光后才发现了昏倒的老王。拿到那张写着老王因事故而引发脑血栓的病危通知单后，儿子盯着急救室外的墙壁看了一个晚上，最终于黎明时分起身给烟花公司打了一个电话。

病房中的日子过得既模糊又煎熬。老王感到医生们把很多液体灌入自己体内，可怎么也填不满生命流逝后干涸的病体。外星人也从茶杯中消失了，老王再也没找到它。

或许它真的只是自己因为思念儿子而产生的幻觉，老王如此想到。

迷迷糊糊地，老王觉得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要到了。

这时，老王又看到了烟花。五彩斑斓的烟花在小县城上空绽放，和那年一样绚丽的色彩透过窗户渗入他的心中。他感到自己苍老的手被另一只年轻的手握紧——他能摸得出来那是儿子的手。

几滴像水一样的液体滴到了老王的脸上。他闭上眼睛，轻轻地拍了拍那只手。下一秒，外星人突然出现在了老王眼前，用自身发出的白光罩住了老王的脑袋。

它不停地闪烁着，像是焦急地向老王诉说着什么。老王想要回应，眼前的白光却令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外星人的场景：白色的礼花绽放时，他看到一束白光从天上飘下，绕着仍未散去的白辉恋恋不舍地转圈，好像一个走失的孩子在寻找他的父母。

也许外星人是一个与父母闹别扭、离家出走的孩子，老王想。他用尽力气挥了挥手向它道别。外星人像来时一样变成了一束光飞出了窗外，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……

光团消失在空中的一刹那，数只光球突然出现并与它聚在一起，化作了无数绚丽的白色焰火。一团团如金马的白色火花于焰火的中心盛开，把独一无二的瑰丽身姿烙在了地球之上。

老王静静地等待一切结束。他感到儿子紧紧地抱住了自己，勒得他生疼。儿子的泪浆温了他的胸膈，一声声对不起涌入他的耳朵。他没忍住，抬起手轻轻地圈住了儿子。

“耶？爸你没事了？”儿子带着鼻涕惊讶地抬起头了头。

“唉？你咋没死嗝？”

……

老王康复后，外星人真的消失了，老不锈钢杯也不见了。儿子给老王换了个崭新的保温杯，还给杯子套了个防滑的杯套。每到周末，儿子就会带着自己的妻女来探望老王。有时父子俩会小酌一杯，不能饮酒的老王就用新杯子接上一杯水充当白酒，也能喝得面红耳赤。

重阳节那天，儿子独自一人驾车带着老王来到了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隔壁镇上。

“爸，您说用激光治好你血栓的外星人究竟是啥来头？”在驱车去小镇的路上，儿子有些好奇地问老王。

“不知道啊……不过他可比你有孝心，哼！”老王佯装生气，心里却也绕着这个谜团打转。奇迹般地痊愈后，他与儿子一同查找资料并咨询了很多专家，最后也没有查明真相。不过老王相信自己的猜测：他只是凑巧收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外星人。

到达小镇后，儿子搬下两把竹凳，和老王一起靠着车坐了下来。烟花从远处的平地升起，像是在转瞬之间起落的潮水，又好似盛放的花丛。老王感到一只年轻的手搭上了自己的手掌，他紧紧地握住了那只手。

突然，一束白色焰火绽开，老王发现烟花顶端的光球对着自己眨了眨眼睛。

星星落在捞鱼河(小说)

冉晋明(21岁)
云南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

耳边只有拨开草丛的声音，静谧的晚风绕着捞鱼河一直铺陈过去，直到我看见河面上映着的星光。

我喜欢夜里的昆明。天空澄澈，星星和月牙都像刺绣一样，这些图案也分布在爷爷的被单上。爷爷是镇上的语文老师，小时候他教我书法、绘画，现在也教我怎么阅读谈资，或是写好一篇记叙文。

他无论在讲台上，还是在家里的老宅中都是一样，总是皱个眉头，不停敦促我要好好学习。因此夜里的放松是不被允许的，他总是担心我偷偷溜去网吧，或者去什么地方学坏。

今晚回家的时候我又被他用严肃的语气教训了，老学究的那些话语硬得像瓜子壳，崩在脸上生疼。他总是希望我做好我最擅长的，比如画画，而不是光想着什么神秘、怪谈，还有关于宇宙的种种幻想。小学的时候他问同学们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，他们要么说科学家，要么就是说航天员，我也不例外。可他对别人都是鼓励，对我却总是一顿敲打，落下一句“不知天高地厚”。

但少年嘛，越是苦口婆心则越会适得其反。第二天晚上我还是趁爷爷不在，偷偷溜了出去。可天公不作美，今夜的捞鱼河笼罩了一层雨幕，星星隐藏在墨色深处。我想回家找一把伞，最好再穿一双雨鞋，于是就在卧室里翻箱倒柜，直到拖出一个小箱子，上面已有些灰尘。

打开了，我看到了一双横放的雨鞋，胶制的感觉很熟悉，但鞋码太大了。我猜应该是爷爷年轻时候穿的，而更下方则是一叠厚厚的书籍，封面已经变得很脆了，但上面的字迹却仍清晰可见，是“航天全解”“发动技术”什么的。原来爷爷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这些啊。我心中窃喜，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秘密，爷爷不让我梦想太空宇宙的原因似乎也昭然若揭了。

我抱着书，提着鞋兴冲冲朝门口走，却只听见门锁倒转一声，时间似乎都在那一刻卡顿了一下。爷爷回来了，他开门便见我的样子，有些吃惊。

他厉声说“不要乱翻东西”，然后把它们通通都收了去

在此之后，爷爷再也没有再教训过我，我甚至有些习惯，家里总是氤氲着一些陌生的氛围，而这个状态，是在之后的一次争吵中被打破的。

“你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我？”

那天我看了一篇小说，主题是善意的谎言，里面讲祖辈为了让孩子好好成长，就骗他说已身故的父母外出旅行了，等他长大就会回来看他。我立马就代入了自己，父母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相当模糊，单薄得就像一张旧报纸。我想着爷爷会不会也在骗我？每当家长会的时候，虽然老师就是我的爷爷这件事同学都很清楚，但我仍然会羡慕其他人的家庭，关于家庭旅行，关于游乐园，关于河畔散步……

“你还记得你之前找到的那些书和鞋子吗？”

“记得，那些不是爷爷年轻时候的吗？”

“那些都是你父亲的。”

我忽然明白过来。是啊，教语文的爷爷其实没可能喜欢那些书。而那双鞋，爷爷也解释说并不是雨鞋，而是绝缘鞋，是父亲年轻时穿时的。我又追问父亲在哪儿，但他只是默默地打开电视。

他总是那样坐着，看着循环播放的新闻，因为保密的原因，爷爷也只能从一些技术突破的报道里，看到父亲取得的成就。父母在基地生活，他们不愿意我也走上这条道路，所以将我送到了爷爷这里，希望我以后自己来做决定。

“想见爸爸吗？”

“想，我一定会努力去到他的身边！”

而爷爷摇了摇头，忽然笑了，脸上的褶皱像是突然抚顺了，而我的少年时光也更好时变得如此清晰。

“不一定，或许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
后来我考上了艺术学院，学习油画，正好当时在征集国际载人航天日的优秀作品，我熬了几天几夜，查了许多资料，最后画了一幅未来中国空间站的长轴画。星星散落在漫长的赛道上，就像洒在捞鱼河上。

还记得获得特等奖那天，爷爷坐在台下慢慢地鼓掌，他混沌的眸子透出了一种神色，那和看到我父亲的新闻出浑在电视上时一样，流着透明的光。

夜幕沉沉时，我坐在窗前，心情很好，眺望着不远处的捞鱼河。日新月异的时代进程中，捞鱼河依然温柔、清凉，而我的余光处却突然好像出现了一对身影，他们站在楼下向我打着招呼，那样子和我记忆回廊里熟悉的轮廓忽然重合起来。

平淡的夜晚，星星落在捞鱼河上。我没有看天，星星却在我的目光里。

为了她们余生尽可能幸福！